七十二家集

張河間集卷之五

漢南陽張衡平子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誥

東巡誥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胐率群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届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祀上帝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機

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鑒不替朕命誕敢不祇承凡庶與祭於壇壝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願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孝於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疏

大疫上疏

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竝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

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愼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

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保衛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陳事疏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

畏忌必蒙祉祚奢淫驕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裂若威分震若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

矣

駁圖讖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

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

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淸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灾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雖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疏

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求合正三史表

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典籍為本而史書校謬條與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漸裁表就後漢書張衡疏

畧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之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illegible][illegible]清陽也今宜寔定之

日蝕上表

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爲可敕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

書

與崔瑗書

乃者與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與特進書

蓬萊太史之秘府道家所貴銜耳得當之竊爲幸矣

七

七辯

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剗迹窮居抑其不避盍往辯諸乃偕而就之

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公輸制匠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形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鸝黃加雙

鶤經鴛鶩然後擢雲舫覯中流搴芙蓉集芳洲

縱文身搏潛鱗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耀

玩赤瑕之璘豳此宮室之麗也子豈歸而處之

乎

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醲醽嘉肴雜臨三臡

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餳石蜜遠國儲珍

於是乃有芻豢腯牲麋麛豹胎飛鳧棲鶩養之

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

會稽之菰蔣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

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叙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脉激楚

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政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

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嫮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

鬒髮玄髻光可以鑒靨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
朱唇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
先生同玆宴樂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
夭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

空桐子曰交趾緅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
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駮駿載軨
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爲旗逸駭
飈於青丘超廣漠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
歸而乘之

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
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
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僊之麗也
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
之誨穆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頓首
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
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垂思參天兩地匪怠
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謨正邪理謬靡有所疑
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從

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誨而不倦於是
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敎地平天成然後
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
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維新而先生乃㴊然
廻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
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敎命敢不是務

設難

應問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

機而葅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愽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偭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厲志執云非蓋於心有猜則搖於僎術猶不屑發旌膂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帝策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屑受必有階運元初基靈執木紀吉凶分錯入用臆滕黃帝爲斯深惨有風后者是焉竟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

郎次則亞衆之爲也人各有能因埶受任爲師
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乘況以人該之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
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
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燭武懸絕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

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龜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軌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

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勝矣發藝其六一哉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
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兎也冒悅逞顧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嚴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
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
利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悶

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寄彼數千慭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聽乎柱史且躡櫝而待價遲顏氏以行止詹不慊夫晉楚敢告誠于知己

張河間集卷之六

漢南陽張衡平子著
明關濂張燮紹和纂

議

曆議

延光二年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方四方雖密於太初皆不可用甲

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包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漢祖受命因秦之紀違於帝典太宗遵脩三階以平哀平之際同承太初妖孼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深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興議云云

上然其言遂改曆事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何承天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在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衝與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

說

渾儀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

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椽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

半際及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

卒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

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量度黄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爲强耳故於黄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强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靈憲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兹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淨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

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淸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

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二而減二陽道左廻故天運

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
廻地以陰渟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
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
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
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
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
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
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
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

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蚖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

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
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
身於月是爲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
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
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
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
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
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

天天地同明孫明瞻瞻瞻還自奪故望之若水
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
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强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
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
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
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
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
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
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

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耀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于東覿于東屬陽行速者覿于西覿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

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迺鎮必因常度
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
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閒其見無期
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
可盡

銘

綬笥銘 有引

南陽太守絶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德更理笥衡時為德王薄作銘曰

懿矣玆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鑾封芆緇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

誄

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乎顯奕世徽淑生牙美管文顏至于

中葉種德以遺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施屯留

其後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家萬數能祿

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

業業學徒童蒙求我含厥往者去風即雅濟濟

東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

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

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
羌髡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題繇繇
戎虜是懾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
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為之孰其
能與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殲殞如何無忍

司徒呂公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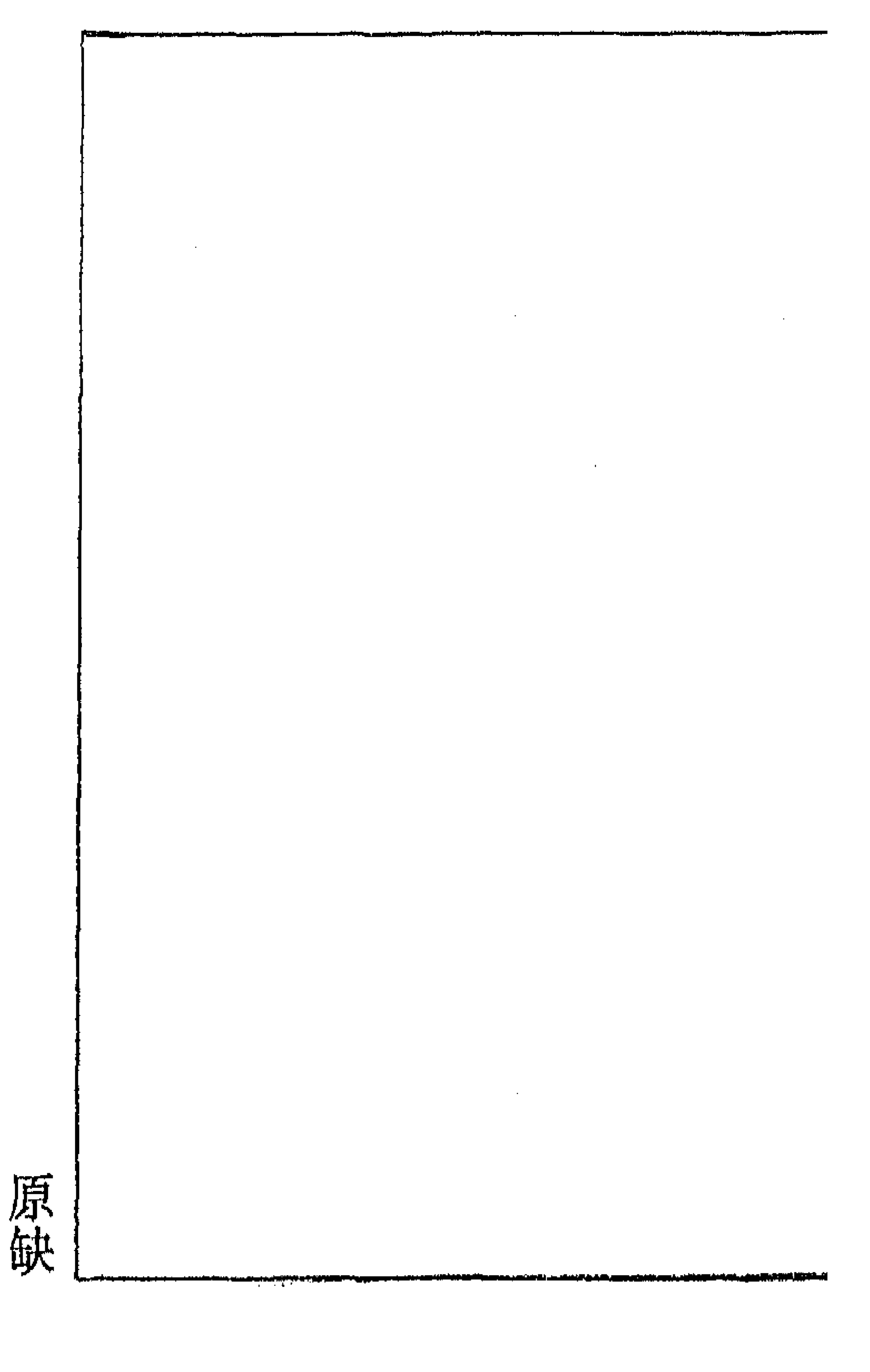
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叙四嶽
在虞傅土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
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
用寧登受八命袞職靡傾黄耳金鉉公餗以盈
緝兮其兒微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存於
從風靡牡超驤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
脩夜彌長

司空陳公誄

敬仲初育發繇卜徵鳳飛觀國流光末裔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愛敬爰發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嚮爾鳳飛賦政二城還集皇闈公實省之璽璽厥績公實靜之藹藹百僚公實懋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導揚微肅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聊論前績莫與比蹤

又

後作為臚職掌九賓典寧侯衛懷柔遠人



原缺

當世所嗤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

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又上疏請之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

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
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
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
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
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
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
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
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辨巡

詔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

及後之著述多不詳與時人進退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圖籍縣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河閒相張平子碑　　崔瑗　撰

河閒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濬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瓌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惇燿敦大天

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閒政以禮成民是用息遷命不永闇忽遐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闡其辭曰

於惟張君資質懿懋德茂材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恥闡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斷焉不竭冲而復盈廩廩其厥亹亹其幾膺數命世絕聖作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

伊則孝友祗容允出在茲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雝愍而不弔降此咎兇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歐陽氏集古目錄跋尾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今銘有此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廨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

廼斯銘也遂龕于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潾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唐竇膺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後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

弔張衡辭　　漢　禰衡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綉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斂元龜可羈神龍可紲石堅而朽星華而滅惟道興隆悠永靡絕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旦光沒發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已君其勿憂

過張平子墓　　唐駱賓王

西鄂該通理南陽擅德音玉卮浮藻麗銅渾積思深忽懷今日昔非復昔時今日落豐碑暗風來古木吟惟歎窮泉下終鬱羨魚心

安帝時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秘閣無紀錄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

說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後漢書百官志

張衡高才過人性明天象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今號巴獸潭郭氏異物志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衡之後身殷芸小說

集評

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淸典漏幽通矣 陸士衡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世說新語

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沈約宋書

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文心雕龍

張衡二京迅發宏富 文心雕龍

張衡怨篇淸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文心雕龍

張衡七辨結采綿靡 文心雕龍

張衡應閒密而兼雅 文心雕龍

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畧具辰燿之本今備寫載以稱其理 劉昭後漢書補註

平子桂林理在文外 李白

寄興高遠遺辭自妙 詩譜

張衡四愁遥裏耿慕猶風騷之遺韻也 竹林詩評

孟堅兩都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壯語 藝苑卮言

平子二京文理卓然 物理論